



吴蔚◎著

海南出版社





吳蔚
○
著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城尽带黄金甲/吴蔚著, 一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9

ISBN 7-5443-1845-1

I.满... II.吴...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0674 号

满城尽带黄金甲

作 者:吴 蔚

责任编辑:杨力虹

特约编辑:吴海涛 傅跃龙

装帧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印刷装订: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 编:570216

电 话:0898-66812776

E-mail:hnbook@263.net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20mm×980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249千

书 号:ISBN 7-5443-1845-1/K·157

定 价:26.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刷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在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时期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唐朝历时二百八十九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久而又特别重要的朝代,它对之后中国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唐朝连同宋朝,是继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

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国力达到了最顶峰,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全盛”景象。“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百官各有职守,诸事各有仪程,唐玄宗每日临朝审断是非曲直,如同流水一样顺畅。天下大治,海内歌舞升平。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丝绸之路可通往中亚、西亚和南亚;由四川、西藏、云南可进入南亚;由河北经辽东可到达朝鲜。广州和泉州则是沟通日本、马来半岛、阿曼湾和波斯湾的两大港口。亚洲各国的商人、僧侣和学者不断来到中国学习,当时的长安成了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无不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可以说,开元盛世不仅在唐朝,甚至在古代中国,都是公认的黄金鼎盛的时代。

然而,好景不长。唐玄宗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持续达八年之久。唐朝的政治与经

济境况因之而急转直下,从此一蹶不振。

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内廷宦官专权,朝中朋党相争,边疆报警不已。唐宪宗重振皇权、削弱藩镇,出现短暂的“中兴”。然而,在纷繁的矛盾中,藩镇连兵可使朝廷流亡,宦官弄权能够废立皇帝,强盛的唐帝国没有能够再度辉煌起来。自唐懿宗起,“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状况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唐朝廷步入了名存实亡的绝境。各地节镇相互兼并,形成新的瓜分格局。

唐朝末年,局面日益恶化,以致民变蜂起。公元880年,黄巢率农民起义军杀入唐朝京师长安,即所谓“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而“黄金甲”过后,长安这个曾经包容万千的城市,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人心也在惶恐不安中变得游离。公元884年,黄巢兵败身死,大业未成。然而,他的“黄金甲”却引发了一系列的动乱与战争,中国陷入历史上又一次剧烈的社会大动荡中,各路藩镇军阀混战,暴力决定一切,黑暗不见天日。等到一切重新安定下来的时候,唐朝已步入日落黄昏。

当唐帝国国力鼎盛时,连西方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再也没有罗马。而唐帝国灭亡后,中国还在,后面还有宋朝、元朝、明朝、清朝。这现象无疑值得思考,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

本书并非唐朝的帝王将相史,而是以公元880年黄巢进入长安为引子,选择相关的人和事,来真实地还原唐朝衰落直至灭亡的历史。人始终是历史的主体。本书并非从常见的描述重大历史事件的视角来直接展示唐王朝的波澜壮阔和风云变幻,而是选择了唐朝末年农民大起义和藩镇割据混战作为大背景,选择了大背景下有代表性和关联性的人物,以这些历史人物的命运发展为主线,通过讲述在动荡的局势下人物的喜与悲,来展示唐朝灭亡的前因后果,从而折射出历史长河中那些不能湮灭的时代特色。

值得强调的是,本书的侧重点是还原唐帝国覆亡的经过。在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在那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人物都登台亮相,为了达

到各自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他们最后无一不是以失败的命运收场。读者看到的内容可以说是一本人物大失败的总结,悲而不壮,只有悲剧、悲哀、悲凉和悲怆。这些必然与偶然因素结合下导致的失败,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失败,还折射出大时代的气息,个体无不成为大背景下的牺牲品。

生动通俗的语言,华丽流畅的文笔,富有情感的描述,大气恢弘的气度,是本书的几大特色。其中既有精彩的故事,又有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对人性的剖析,使读者在好读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步入中国历史的长河。

特别要提到的是,后世史书始终只是冰山一角。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本书有大量作者自己的推敲,包括历史人物的心理变化、当时局势戏剧性演变的内因等。本书的定位是介于正史与历史小说之间的小品文,作者在完全尊重正史的前提下,力图通过更人性化的角度来讲述一段人的历史,借此来引发读者更深层次的思考。

徐江

2006年8月于北京



滿城 盡帶黃金甲

目 录

序	/ 1
第一编 风雨之飘摇	/ 1
第一章 脚底抹油的天子	/ 2
一 僖宗出逃：黄巢起义	/ 2
二 玄宗出逃：安史之乱	/ 14
三 代宗出逃：吐蕃入侵	/ 27
四 德宗出逃：泾原兵变	/ 35
第二章 皇帝的宝座不好坐	/ 48
一 僖宗与田令孜：从阿父到对手	/ 48
二 玄宗与高力士：是君臣也是伙伴	/ 58
三 代宗与李辅国：该用时用该杀时杀	/ 69
四 文宗与王守澄：是君臣也是仇人	/ 77

第三章 进退两难的大臣们 / 88

- 一 侯昌业之死 / 88
- 二 欲挽狂澜的王叔文 / 98
- 三 被刺杀的大唐宰相 / 109
- 四 郁闷的李商隐 / 121

第二编 生死之较量 / 129

第四章 满城尽带黄金甲 / 130

- 一 黄巢的理想 / 130
- 二 被逼上梁山的庞勋 / 142
- 三 王仙芝起义 / 152
- 四 黄金甲下的长安城 / 162

第五章 黄金甲渐黯渐淡 / 171

- 一 长安血战 / 171
- 二 朱温情爱之谜 / 177
- 三 黄巢的败亡 / 187
- 四 朝不保夕的唐昭宗 / 198

第六章 为龙为虎亦成空 / 210

- 一 万里烽火灭的张义潮 / 210
- 二 英雄立马起沙陀 / 220
- 三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 231
- 四 天下角逐兴亡中 / 242

后记

本书大事简要年表

附表



滿城盡帶黃金甲

第一編 風雨之飄搖

楔子

唐朝是封建时代鼎盛的朝代，唐帝国国力鼎盛时，连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再也没有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而唐帝国灭亡后，中国还在，后面还有宋朝、元朝、明朝、清朝。这现象无疑值得思考，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



第一章

脚底抹油的天子

无能的皇帝，嚣张的宦官，腐败的朝廷，跋扈的藩镇。大唐晚年所面临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直到五年后，公元885年三月，僖宗才得以返回长安。此时，黄巢已经兵败身死，然而，黄金甲过后的长安，已经成为一座荒凉破败的废城，再也无法承载一个帝国京师的使命，而唐王朝也接近灭亡的尾声。实际上，在公元880年这一年，在僖宗仅携宦官逃离长安的时候，大唐帝国最后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一 僖宗出逃：黄巢起义

公元880年，唐僖宗广明元年正月十五，整个长安城笼罩在凛冽的北风之下。时逢佳节，长安又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岸的城市，却不见丝毫节日的喜庆气氛，反而呈现出一派萧疏苍凉的气派。显然，这是相当反常的一件事。

正月十五是古代的上元节，亦称灯节。唐朝自立国以来，京师长安一直有个习俗：正月十五日前后三夜，解除夜行之禁，整个长安的大街小巷，灯明如昼。百姓们无不夜游，车马塞路。后来，唐宫廷也加入了观灯的行列，由官方所引导的上元灯火极盛。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的第二年，在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三夜，于京城安福门外设置高二十丈的灯轮，灯轮披挂锦绮，饰以金银，错杂五万盏灯，灯轮如万花开放的巨树。宫女上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又从长安、万年两县少女、少妇中挑选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三夜纵欢。这在古代是非常罕见的狂欢盛景。为了装饰京师盛大的场面，唐朝廷甚至不惜耗费巨资。一花冠，一中帔，价值万钱，场中每一个女艺人的服装首饰费就达三百贯。民间少女少妇的衣服、花钗、媚子也都由朝廷支出。

显然，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被人怀念为唐代最光辉的时期，是有充分理由

的。然而,仅仅隔了一百六十年,盛唐气象已风光不再,就连京师的上元灯火也成为了陈年旧迹。

就在十四天前的正月初一,唐朝天子僖宗李儇(音 xuān,同喧。唐朝的皇帝爱改名字,李儇原名李俨)下制书,改乾符七年为广明元年,制书中说:“自古继业守文之主,握图御宇之君,必自正月吉辰,发号施令。所以垂千年之懿范,固万代之洪基,莫不由斯道也。”(《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本纪》)其实,这不过是唐朝廷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僖宗选择在内忧外患的时候更改年号(年号起源于汉武帝,后成为皇帝当政的时代标志),无非是希望通过改元,结束先前倒霉的年头,从头有个新的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僖宗在此之后还有三次改元。一年后,僖宗改年号广明为中和,之后又先后改成光启、文德。]

此时,天下确实很不太平。关东(指潼关以东)民变蜂起,尤其以黄巢势力最大,实力最强。民间有“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歌谣广为流传,朝野上下都是人心浮动。正因为是多事之秋,所以长安才一派凄凉气氛,没有多少过年的喜庆气氛。绝大多数人都小心翼翼地猫在自己的家里,围在火炉旁,有些胆战,有些心惊,只是期待早些度过这个实在不平静的寒冬。

几乎所有的长安人都在担心未来,有能力有门路的人则暗中开始为自己谋取后路。可当今天子僖宗却是个例外,他一大早就起了床,兴致高昂,冒着严寒出了大明宫,赶去兄弟们的王府。不过,十九岁的僖宗急忙赶去王府并非为了什么军国大事,而是要去与诸王蹴鞠、击马球、斗鸡、赌鹅。

历史上有“洛阳纸贵”的佳话,说的是西晋太康年间左思做《三都赋》,描绘三国时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南京的景貌,因文辞华丽,气魄宏大,在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洛阳的纸昂贵了好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即便如此,洛阳纸还是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以抄写这篇千古名赋。而在僖宗身上,竟然也发生了“长安鹅贵”的笑谈。因为大唐天子性喜赌鹅,长安的鹅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叫卖到五十缗一头。缗为古代货币单位,一缗为一串铜钱,一串一千文。这鹅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最贵的洛阳纸。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荒废朝政、只顾享乐者并不少见，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朝代兴亡更替的事发生，就不会出现厚厚的二十四史。所谓二十四史，实际上就是二十四个姓氏家族的统治史。只是僖宗的玩性远于异常人，甚至已经到了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地步。

僖宗李僖为懿宗李漼的第五子，最开始受封为晋王。在懿宗的八个儿子中，李僖毫无出众之处：既非长子，也非嫡子（懿宗在位十年，未曾立后，独宠淑妃郭氏及淑妃所生女同昌公主，同昌公主之死还造成了唐朝的一桩大冤狱，此事后面再提）；相貌既不英俊，才干也不突出。按理来说，皇位无论如何都不会落到这样一个人身上，史书却记载说，懿宗病危之际，下诏立李僖为太子。制书中特意强调说，李僖“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本纪》）。表面上看来，李僖得以继承皇位，是因为其人才出众而为其父皇懿宗所赏识。而实际上，他是在懿宗病歿后，为宦官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和右军中尉韩文约所立。神策军是一支朝廷禁军，创立于天宝年间。

刘行深等人之所以要立李僖为帝，首要的原因就是他年纪小，性情贪玩，便于宦官控制；第二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李僖生母王氏的母族微贱，且王氏早已经病逝。这样，即使李僖长成，也成不了气候，朝政依旧在宦官的掌控之中。

导致唐朝灭亡的有两大痼疾，一是宦官，二是藩镇。唐朝一度军事极盛，开边不已，因此藩镇之疾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宦官专政擅权则是在朝廷中央集权与藩镇斗争的夹缝中滋长起来的另一大肿瘤。唐朝自玄宗李隆基始，宦官的地位和官品大大得以提高。而安史之乱后，自肃宗李亨开始，宦官开始正式登上大唐的政治舞台。之后与藩镇一样，宦官成为尾大不掉的一大股势力，不仅左右朝政，甚至还操纵皇帝废立大事。僖宗李僖并非宦官所立的第一个唐朝皇帝，也并非最后一个。关于宦官和藩镇，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

李僖即位当日，封定鼎功臣刘行深、韩文约为国公，并由他们在宫中执行政务。其时，僖宗只有十二岁，年纪幼小，不能主政，一切朝廷政务都把握在宦官手中。

大宦官仇士良曾指点他的弟子们说：“皇帝不能让他闲着，要经常用美女歌舞和锦衣美食麻醉他，而且要天天变花样，这样他就没工夫想别的事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事了。同时尽量不让他读书，更不能给他接近书生的机会，那样他会看到前朝的灭亡，心中一旦忧虑国家前途，我们这些人就要被疏远遭斥责了。”少年继位的僖宗就在这样“天天变花样”的环境中长大，只知道一味贪玩，与宫中宦官、优人狎昵。与僖宗最亲近的宦官是田令孜。僖宗还是晋王时，田令孜为晋王府小马坊使宦官，二人关系亲密，已经开始共同起卧。僖宗即位后，擢升田令孜为神策军中尉，把政事悉数委付给他，还亲切地称他为“阿父”。

对于一个突然拥有了巨大权力的宦官而言，权势只能激发他更大的欲望。田令孜恃宠而骄，为了彻底把持朝政大权，他极力怂恿僖宗玩乐。比如僖宗赏赐无度，动不动就赐给乐工和伎人钱财，而且数目巨大，多以万计，因而导致国用匮乏。国库没钱了，入不敷出，田令孜便劝僖宗采取没收长安富商（包括外国和本国商人）财产的办法，商人有反抗者立即送到京兆府打死。这时候的皇帝比土匪强盗还要厉害，不仅是明抢，被抢人稍微不愿意还要送命。整个长安一片混乱，人人自危。然而，“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这样，靠田令孜的馊主意弄来不少钱，好糊弄僖宗继续玩耍。

京师的富商被搜刮光了，田令孜又想打京外富户及胡商的货财。这时候，与田令孜私交甚好的盐铁转运使高骈急忙上书阻止，说：“天下‘盗贼’（指黄巢等起义军）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田令孜听了觉得有理，这才停止了强取豪夺的行为。

自懿宗时起，唐朝廷的政治已经开始腐烂。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陕州（治陕县，今河南陕县）大旱，百姓无法生活，选出代表向朝廷派来的观察使崔尧“诉旱”，要求减少赋税。崔尧为人“以器韵自矜，不亲政事”，他满不在乎地指着院子中的大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并下令杖责前来“诉旱”的百姓代表。陕州百姓得知消息后大怒，群起围攻衙门。民情汹汹，崔尧被迫逃走，半路上因口渴，到民舍求水喝。主人听说他就是崔尧，立即端来了一瓢尿给他喝。官民间关系的紧张程度，由此可见一

斑。这还只是冰山下的一角。懿宗时期担任翰林学士的刘允章在《直谏书》中已用“国有九破”描绘过当时紧迫的局势：“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可见唐帝国的形势已经是岌岌可危。

僖宗的即位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令政局更加混乱。僖宗乾符二年（875年）七月，飞蝗自东而西，所过食草木叶及五谷皆尽。而京兆尹杨知至却当殿向皇帝撒谎说：“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如此滑天下之大稽的谎言，僖宗竟然信以为真，于是，朝廷上下，“宰相皆贺”。

而这时候天下的实际情况是，“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死尸），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这里所谓“相聚为盗，所在蜂起”，是指农民起义在全国此起彼伏，虽然规模都不大，但却已经是暗流汹涌。

显然，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而田令孜和朝廷官员却瞒着僖宗，使皇帝安心玩乐，田令孜自己更加胡作非为，“用权乱天下”，卖官鬻爵，都不告诉僖宗，便径直矫旨去办。史称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为之侧目。当时的宰相卢携依附田令孜，凡事都听从田令孜，朝政一片混乱。在这样的状况下，火山终于爆发了。

僖宗即位后不久，濮州王仙芝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曹州人黄巢也积极响应，加入了王仙芝的队伍，并逐渐崛起，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声望甚至超过了王仙芝。天下大乱之时，各地纷传狼烟，而朝廷内部各将领大都拥兵自重，与中央矛盾不断，可谓内忧外患，处境堪忧。

而僖宗却对此不闻不问，只顾沉浸在各项游戏运动中。他好骑射、剑槊、法算、音律，精通赌博，喜蹴鞠、斗鸡、赌鹅，兴趣爱好不少，乐此不疲，甚至有时一练起蹴鞠就是二三个时辰，连饭都忘了吃，急得身边的太监侍女们团团转。

皇帝在尽情玩乐的时候，帝国的大厦却日益倾斜，摇摇欲坠。广明元年

(880年)秋七月,黄巢率十五万农民军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东)渡过长江,唐军不战而溃,黄巢未损一兵一卒,便占领了和(今安徽和县)、滁(今安徽滁县)二州,从而进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势极盛。当时唐朝负责指挥各路兵马联合进攻黄巢军的是诸道行营都统高骈(祖父为宪宗朝平定西川的名将高崇文)。淮南将领毕师铎(原为黄巢麾下将领,后投降高骈)劝高骈主动出战。高骈尚在犹豫,他身边的术士吕用之生怕毕师铎立功受宠,力劝高骈避开黄巢兵锋,坚守不战。高骈好神仙之术,对术士吕用之极为信任,于是不肯出战黄巢,只是派人向朝廷上表告急,奏称黄巢军六十万,距离扬州已经不足五十里。

高骈的上表送到长安,唐朝廷上下人情大骇。一向贪玩的僖宗也暴怒了,下诏切责高骈,说他遣散诸道兵,致使唐军无备,黄巢乘机渡江。僖宗严厉斥责的本意,是要督促高骈尽快出兵。高骈却干脆称病不出,拥兵观望。中央皇权衰落已久,高骈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朝廷对其也无可奈何。

这时候,宦官田令孜意识到情况不妙,便打起了脚底抹油的小算盘。他先向僖宗推荐自己的亲弟弟陈敬瑄(田令孜本姓陈,后拜田姓宦官为义父,冒姓田)和私党杨师立、牛勣、罗元杲四人出镇蜀中(四川),想学当年的玄宗,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便可以挟持皇帝,逃往蜀中避难。僖宗同意了。

十分可笑的是,僖宗让这四个人用击马球来决胜负,以三川为赌,用输赢来决定所授的官衔。陈敬瑄等四人在球场上驰骋奔突,纵马角逐。结果,陈敬瑄得第一筹,因西川最富庶,当即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杨师立其次,为东川节度使;牛勣第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罗元杲是最后一名,则不得迁擢。这就是僖宗创下的“击球赌三川”,旷古奇闻。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和镇海节度使周宝还未发迹之前,均在右神策军任职,默默无闻,却因为善于击马球,而意外被僖宗赏识,竟然破格擢升为将军,后来二人均成为显赫一时的封疆大吏。

在农民军北渡淮河之前,唐宰相豆卢瑑曾想出一招缓兵之计,主张封黄巢为天平(今山东东平北)节度使(黄巢曾一再向唐朝廷请求妥协,想做天平节度使或广州节度使),等到黄巢到天平就藩时,朝廷再发兵除掉他。另外一

名宰相卢携却是主战派，坚决不同意，认为只要发兵守住泗州，农民军便会被阻在潼关之外不能入关，不会有什么作为。僖宗惶然无主，采纳了卢携的建议。然而不久后，农民军北上，淮北告急。卢携生怕皇帝降罪，惶恐不安，干脆躲在家里称病不出。随着前线唐军的败报不断传来，京师也开始人心惶惶，长安充满了恐怖气氛，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中，黄巢率农民军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黄巢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一直特别想当天平节度使，几次以此为条件与唐朝廷讲和)，不及休师整顿，便马不停蹄地挥师北进，并传檄唐官军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卷》)慑于农民军强大的声势，一些唐地方官军势力果然只摆出观望的姿态，不敢轻易撩拨黄巢的兵锋。

唐朝廷听到黄巢进师的消息后，急忙调河东(驻太原府)、天平、藩镇兵进剿。然而，农民军势如破竹，如风卷残云，攻克了东都洛阳。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降，坊市晏然。其时，农民军号称六十万，势力极盛，大有探取天下于唐朝廷囊中之意。

唐朝廷听闻东都洛阳失陷，农民军即将大举西进入关，君臣束手无策，竟然只能相对而泣。

十一月十二日，僖宗急召群臣在延英殿奏对。田令孜抛出了预谋已久的方案，提议僖宗奔西蜀避难。这是公然倡议逃跑，僖宗虽然年轻贪玩，但还是知道这是件丢脸的事，不但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祖宗的脸，因此相当不悦，但又不好直接反对“阿父”。刚好这时候，潼关守将齐克让派来求援的使者到来，僖宗便请田令孜发兵守潼关。

就在同一天，僖宗来到左右神策军中，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亲自检阅将士。田令孜被任命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杨复恭为副使，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之后，田令孜急发神策军弩手二千八百人，由张承范率领，赶赴潼关拒守。田令孜虽然名义上是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负责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但他只是遥领。

神策军士多为长安富室子弟，这些人当初并非真的想当兵，而是靠贿赂

宦官挂名军籍,借此厚得廩赐。平时,这些富家子弟出身的神策军士平时都是华衣怒马,怡然自得,很少操练,更谈不上经历过战阵。一听说要出征,吓得父子抱头痛哭。不少神策军士暗中用金帛雇长安的商贩和贫穷百姓代自己出征。这样的一支军队,自然谈不上有任何战斗力。

大军临行前,僖宗亲自到章信门送行。张承范已经预料此行不妙,提醒僖宗说:“听说黄巢有贼兵数十万,而潼关外只有齐克让饥卒万人死守,现微臣仅以两千多人屯兵关上,无后继粮草支援。以此来拒贼,实在令我寒心!愿陛下催促诸道精兵早来增援。”中心意思就两件大事,一是速运粮草,二是速搬救兵。对此,僖宗含糊应承道:“爱卿先去,援兵不久即至。”事实证明,后来潼关迅速失守,就是败在内缺粮草、外无援兵这两件事上。

张承范率军路过华州(今陕西华县)。正值华州刺史裴度徐迁任宣歙观察使,城中无主,华州军民全部都逃入了华山,城中空荡荡的,“州库唯尘埃鼠迹”。幸运的是,华州的人虽然跑光了,但粮仓中还有千余斛米,张承范便让军士们带上三天的粮食再行。到达潼关后,唐军在青草茂密处搜得隐匿的村民一百来人。张承范便让这些村民运石汲水,做好守城的准备。

潼关因水得名。据《水经注》记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潼浪汹汹,故取潼关关名,又称冲关。这里南有秦岭屏障,北有黄河天堑,东有年头原居高临下,中有禁坑、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势成“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自东汉以来,潼关便是易守难攻的要塞,元人张养浩写尽了潼关地势的险峻:“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山河表里还有个典故。《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之战前,子犯劝晋文公决战,说即使打了败仗,晋国“山河表里,必无害也”。这里用此成语,意为潼关形势异常险要。

十二月初一,黄巢军前锋自洛阳经陕(今河南陕县)、虢(今河南灵宝)直指潼关。农民军声势极其浩大,“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唐潼关守将齐克让和张承范不但兵少,而且已经断粮几日。唐军将士吃都吃不饱,哪里还谈得上保家卫国,因而士气极为低落。齐克让为了鼓舞士气,率先出战,黄巢军小败。但不久后,黄巢大军赶到,农民军大声呐喊助威,声震华山和黄河,地动山摇,令

